

【文化论坛】

“小确丧”只不过是 年轻人对困境的温和反击

□成文

“小确幸”一词最早出现在林少华先生翻译的村上春树随笔里,即“微小而确定的幸福”,代表一种现世的安稳。但不知从何时开始,一个结构类似、语意却很反主流的语汇挤入人们的视野,“小确丧”,即“微小而确定的颓丧”,忽然变成一种很酷的人生态度。很难想象在一个盛产成功学的国度,人们是如何在一夜之间如同曾经迷恋生产正能量般生产起了“丧”。从“葛优瘫”到如今的“丧”文化,越来越多的丧片、丧剧走红,社交网络上也充斥各式类似于“你惨,我比你更惨”的台词截图。有意思的是,新“垮掉的一代”似乎更

折射出一种大众趣味的变迁轨迹:一是贩卖成功学的逻辑失灵了,二是所谓正能量纾解现实矛盾的能力实在有限,被集体无意识所遮蔽的心灵鸡汤始终难以自洽于生活里接踵而来的难题。

上世纪70年代诞生在英国的朋克音乐是一种“丧”,日本曾一度流行的“干物女”也是一种“丧”。不同的是,前者丧得更先锋,反叛一切枯燥和无意义;后者则丧得很温婉,既然生活如此麻烦,不如凑活过吧。相比之下,中国影视的“丧”文化起步其实挺晚,也烙印着特定的社会文化痕迹。

需要承认,东方文化的

底色里是有“丧”传统的,日本影视是个颇具说服力的标本。在“干物女”之后,日文里还出现了“丧男”“丧女”的表达,那些生活失意的男男女女,丧的具体表现就是积极的生活态度不再。这些年的日剧几乎都带着这类隐而不发的趣味。近期的网剧《四重奏》就是一例。剧中,三十而立仍对梦想坚信不疑的高桥一生,就陷入鸡汤失灵的困境。前妻对他直言:“梦想会让20岁的男人发光,对30岁的男人,只会令他黯淡。”

当然,这与日本社会(或者说是所有面临转型期阵痛的社会)的现实焦虑不无关系。去年的春季日剧《宽松世代又如何》就在探索现实之“丧”背后的社会性症候。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开始推行宽松教育,在所谓“宽松世代”下培养起了眼前的这一代年轻人,事实上催生出一个个包裹着强烈自私意味的个体,向外乏于竞争和协作的魄力,向内缺少认知自我的勇气。面对生活的无能无力成为年轻人的常态,而诸如《宽松世代又如何》这样

的作品就在反思如何在犬时代里避免成为被异化的趋同者,这种带着刺痛“丧”何尝不是对“生活以下,生存以上”的探寻?

平凡的大多数总要直面生活的破碎,“丧”恰恰暗示着一种不逃避,承认假想的乐观永远敌不过生活本来的不易。当我们意识到“说真话”才是自己唯一而真切的权利时,“丧”的文化就以一种不快乐的姿态为人们谋来了另一种层面上的快乐。而这些,都在影视文化的小众嬗变里得到了镜像。

有数据显示,作为上有老下有小的“夹心层”,曾经被打上“叛逆”标签的80后成为丧文化中的主流群体。在地域分布上,似乎东部沿海地区的人们较内地更加“压力山大”。加班强度越大的职业,对“丧”文化的敏感程度也就越高。尽管互联网从业者工资高得令旁人眼红,但其中的心酸或许也就只有自己知道了。而一边刷着“丧”段子一边喝“鸡汤”的矛盾体也遍布一线城市,广州、深圳、北京、上海继续领跑。

经过对丧文化背后原因的梳理发现,中年危机、单身、房价高、加班成了造成大家感到很丧的主要原因。伴随着这些问题与压力而来的,自然是内心的颓废与深夜的失眠,接下来便是沮丧、宣泄、扎心,然后竟然转化为一种幽默。尽管天天抱怨着“身体被掏空”“不想加班”,但他们仍愿意自己的工作为社会创造价值,并不断提升自我。面对着比父辈更大的生活与工作压力,年轻人也仅仅是借助丧文化进行自我疏导,或者说是对社会小小地撒了个娇吧。

事实上,美国曾经“垮掉的一代”已经成长为国家的中流砥柱,日本的“宽松世代”激发出更多创意与可能,创造出丧文化的年轻人,不过是将其作为对生活的反思和幽默、对困境的反抗与排解。

所以,别那么沮丧于“丧”的存在,它并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可怕。至少,它对于流行影视的价值,恰恰在于用一种独特的态度审视我们正在探索的逼仄的生存空间。

【观影笔记】

每个人心中 都有一座冈仁波齐

□何旭

导演张扬的新片《冈仁波齐》最近成为朋友圈中的热词。这是一部用纪录片手法拍出来的故事片,它的故事其实很简单,就是十一个藏族人从芒康出发,走了两千多公里,去拉萨和冈仁波齐山朝圣的故事。

影片开头用了将近半小时来描述藏族村民的日常生活:垒柴垛、烧火、煮饭、聊天,村前一座座大山环绕,时有风雪云雾,山下鸡犬相闻,人们怡然自得。几个村民不徐不疾地筹备粮食、工具,准备去拉萨朝圣。直到作为补给工具的拖拉机突突地出现时,朝圣旅途才有了苗头。

电影所展现的节点,是特殊的一年——冈仁波齐百

年一遇的本命年。普拉村村民尼玛扎堆在父亲去世后,决定完成父亲的遗愿,去拉萨朝圣,去冈仁波齐转山。小村里很多人都加入了尼玛扎堆的朝圣队伍。历经数月的前行,在经历了无数突发事件后,众人终于抵达拉萨。由于资金短缺,为了筹备路费,大伙留在拉萨做起了临时工。当凑够了路费,朝着冈仁波齐进发的时候,队伍中的老人杨培终因体力衰竭,在抵达冈仁波齐时离开了人世,大家在山头为他堆起一座玛尼石堆。

片中从芒康出发的这群藏民,在长达1200多公里的路程上,安静地行进,就像一群无声的蚂蚁,可是再慢,也



要前进,也要抵达终点。他们和沿途沉重的大货车、时髦的越野车擦肩而过,和灯火闪烁的热闹城镇擦肩而过,和春天、夏天、河流、湖泊、雪山擦肩而过,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让他们分心,没有任何理由能让他们停留。

导演有意模糊了纪录片与剧情片的那条线,隐去常见的中心人物、叙事编排和冲突设置,镜头上更多采用中景和远景叙事,还有全程跟拍、即兴创作的制作方式,令《冈仁波齐》呈现出朴实无华的画面感觉。单从外观上,

你可能会觉得它一点也不吸引人。《冈仁波齐》拍的是朝圣,其实也可以看作对人们生活的映射。张扬导演显然是想用这样一支小小的朝圣队伍来容纳尽可能多的生活形态。他们在朝圣过程中遇到的所有事,出生,死亡,受伤,不厌其烦地扎帐篷,100万次匍匐,每天的聊天和祈祷,其实这些是人类都会遇到的事。片中,老人对女儿说:“磕头好,磕头长见识。”也是因为,朝圣磕头的过程,其实就是经历浓缩的人生。

影片中展现的藏区牧民

生活,宛如荷兰画家维米尔对生活的平静描绘,在美丽的高原之上,静谧中蕴含力量。这些身处每日重复中的人们,脸上有凄苦和愁容,却总能在阳光灿烂、风过高原时露出纯真又温暖的微笑,是什么在支撑他们抵抗着如此艰苦的生存环境?是“信仰”二字。经年累月风餐露宿的行进,在外人看来只是枯燥重复,是对肉体的磨炼,于他们而言,却是在信仰的指引下,每个人在精神信念上的自我挑战和圆满达成。

想想一路磕头转山的朝圣者们,他们的目标是如此清晰,值得用脚步一步一步去仔细丈量,不卑不亢,泰然自若,以四两拨千斤之势,去撬动横亘在人生中的巨石。对我们的生活而言,何尝不是如此?每天高峰期挤地铁,每天四五个小时的通勤,每天加班,耗尽全家所有积蓄,借遍亲朋好友的钱来买房,为了让孩子进入好学校想尽办法……这一切,又何尝不是一种生活的修行?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冈仁波齐,有了信仰,就只顾风雨兼程。

【读书有感】

简媜笔下 好一座光怪陆离的浮岛

□钟倩

邂逅简媜,源自那个夏日,我从图书馆捧回《烟波蓝》,从此一发不可收。《水问》《只缘身在此山中》《空灵》《胭脂盆地》《下午茶》《女儿红》《天涯海角》,到去年的《谁在银闪闪的地方,等你》,可以说她出一本我收一本。《好一座浮岛》面世后,我第一时间买来阅读。与她的成名作《渔父》《月娘照眠床》不同,这本新书转向不“惑”之思,一改过去的散文思维,展现了公民视角和批评意识。

简媜的书,没有重复的俗套,没有大众的语序,总能带给人精神愉悦和独特的审美。她的作品,往往都是积淀之作,这本也不例外。搁置10年才整理出版,滤去岁月的浮沓,凝成思想的盐粒,这正是灵魂的涤洁剂。她用“浮岛”比喻台湾现状,“宜兰双连埤为一堰塞池,池中长着众多水生植物,经岁月累积,水生植物发展成浮岛,表面看是坚实草地,但走上去,岛会慢慢下沉。”拿什么来阻挡?她也给出答案,“只能用

文字抵挡种种坠毁,即使所有文字仅只是柳条搏猛虎之举,我也必须握紧柳条迎面而战。”反思的痛感、迎战的豪气、人文的责任,都在柳条之初中,构成本书的思想框架。所言或所写是台湾,然而,又何止台湾?光怪陆离的人生浮岛,或许才是作者的终极探索目标。

简媜的文字,伴有叩击心魄的金属质地和参透世俗的超脱。开篇《我有惑》,以四十“不顺眼”手记引出治病经历,实际上,没有医生能够治疗“不顺眼”之症,她悟出病因之八惑:减肥、染发、绯闻、爱情、让猫当党主席、文字谷仓长霉、政治人物的口水、无知欲。五光十色的困惑,均来自生活的绵密褶皱,甚至有些婆婆妈妈,可是,一针见血,全是死穴。当然,这里面也有中年的焦虑与动荡,但并非死气沉沉,反而是思想之井更纵深了,不

乏智慧的刀光剑影。“年轻像一件薄薄的花衬衣,即使是恶寒天气也能招蜂引蝶把春天骗回来。四十岁不是,像穿着别人两个冬天没洗的厚大衣,再怎么谈笑晏晏就是霉味。”“人与时间拔河,以白发为绳。白发是落雪天气。人走到这一步,离暴动分子的时代远了,较接近沉思的智者。”

董桥先生曾说过,中年是杂念越想越长、文章越写越短的年龄,中年是“未能免俗,聊复尔耳”的年龄。简媜也有“不惑”的尴尬,“笔尖流出的墨水甜不起来。”年龄是讨厌的路障,同时也成为利器,叫人积攒勇气。面对世俗社会的斑斓光影,中年人自有看破后“向前一步”“揭竿而起”的大义,这是生命熟透后的进射与穿越。

从家乡台湾的浮岛,到人生浮岛,简媜的价值立场是文学场的深度辐射,即对

真理一以贯之的追求。《真理的死亡通知书》就是最好的例证,也是本书的压舱石。她用拟人手法生动记录,读来有趣又痛彻心扉。与其说文中记述的是一场血雨腥风的“家变”,不如说是黑白颠倒、价值沦陷的社会晴雨表,使我想到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农庄》与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回味无穷。

“浮岛”之书中,简媜的尖锐批判和文化痛思,虽是绝望中的呐喊,但其理性价值与文化立场也是不可抹杀的,折射出台湾社会风气变迁和知识分子思想变化,使人们相信,希望与改进就蕴藏在用“柳条”搏击的孤注一掷中。同样道理,直面人生的浮岛,也应积蓄勇气,保持清醒头脑,在光怪陆离的世界中找准自己的位置,将根扎深,让追求永无止境,穿透那些迷雾与诱惑,拥有不完满的人生。